第三百八十六章 追

两刻钟后简略的独特划出来，顺手用‘无忧’画了张刻阵丢在兽皮卷中绿点亮的位置，低阶光线阵法‘光亮’，将整副地图找出来说：“就是那里。”

接着把手中的古地图摊开说：“按照这两幅图的对比，这个位置应该是在...”

雷亚的手指在古地图上滑动眼睛瞥向那张全新的大陆地图说：“逍遥之地。有没有逍遥之地里更全面的地图？”

高宁二话不说再次抽出一张卷轴摊开。

雷亚扫了一眼吐口而出：“震乾门、后玄门的位置？”

“你说的是风水学？”

这家伙刚才随手刻阵现在有吐口而出风水学，这家伙用三年的时间冲两层境界难道在这三年里还学了别的东西？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昂~学了点。能看出点地形来。”

这张地图画的这么详细一眼就看出了这个位置是大概率是阳刚之地。

高宁问：“具体在哪？”

“白首山、华兰峰和重尘峰这三座峰围成的区域内，具体在哪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够了。”

高宁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一声剑锋出鞘的声音响起说：“看好了我只舞一次。”

也不等雷亚回答，剑光在月光的照耀下在雪地中闪烁，一道身影飞舞，一抬一放之间都是剑技的精髓，此时左眼的界瞳放心大胆的睁开看着眼前的剑招。

一刻钟之后高宁手中的剑锋入鞘，一层热汗出现在脸上对着雷亚说：“剑法.狂想，看到多少是你的悟性。”

“这算是对我帮你找到位置的回报吗？”

“没错，你身上的药天亮之后就能解开。我现在要走了，现在动身，剩下没喝完的酒就送给你了。顺便再跟你说一声当初我第一次见到你不是在这里是在外门第子的聚会上，那个我不光看到了你有异眼还看到了其他的东西，你跟曾经的我特别像，在为情所困。”

“你什么见到我的？”

“两年前...”

高宁转身要离开奇兰峰，声音越飘越远。

“给你个忠告，去核心内门的问心剑阵，那对现在的你来说有好处。”

“两年前~”

这个时间段出现在脑海中，那时候自己刚进入内门应该是第一次参加外么聚会就被盯上了，也就是说这场‘酒局’他其实早就策划好了。

说自己正在为情所困，那时候的确是在质疑自己对徐华玉的感情，这是后来不愿想起，现在因为他的提醒埋没两年的疑问再次出现。

自从自己进入冲天境之后华玉再也没有在自己的梦中出现，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心魔在晋升冲天之后就消散了？

徐华玉真的死了，自己心中的那段真实只是自己的心魔？时间会消磨一切，曾经还信誓旦旦的说华玉会永远存在于自己的心中，都是假的。

一切的天久天长不过是过眼云烟。

“忘不掉也不想去面对那就用另一端感情去埋葬它，你也该往前看了...”

炎老曾经对自己说的话再次浮现在耳边，缓缓走向一坛酒的旁边灌了进去，然后鬼使神差的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数块通讯玉。

这两年里有许多女性弟子主动给你送过通讯玉，这其中的想法不言而喻，那最近的一个来说就是在返童湖的那个。

自己的戒指中还有一个东西，是最具有爱情的象征灵犀花壳，但是这又如何？有这个一半的花壳有什么用？自己能找到什么？

将花壳拿出来，暴露在月光下。

原本暗淡的花壳不可思议的亮起了轻薄的紫红色韵光。雷亚瞪大了双眼，里面充满了惊讶。这代表什么？另一块花壳就在附近。

将花壳向四周摆动最终确定了方向，起身冲出。

合月峰顶端，寒风吹啸刮动这华心诗的头发，整个人坐在雪地中不为所动，看着天空的圆月，这一晚过去所有的感情都将烟消云散，缠绕了十多年的感情就此斩断，梦终归是梦哪来的现实美好。

这个梦是在十八岁那年出现的，一个青年出现在脑海中他们相遇在车水马龙、人群涌动的世界，那个世界的自己形单影只、失魂落魄，甚至都没有在活下去的勇气，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刻的时刻出现了一个青年，痞性、坏气如同社会的害虫。

自己在即将惨遭毒手时他将自己救下，然后把打劫来的钱给了自己...

或许这对那个青年来说是一件不长时间就会忘的淡事但对她来说人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这份思念在随着时间开始发酵，最终变成了一种偏执的顽疾。

后来才在见到那个人是在拳场，那是她第一次到黑暗的场所，身份卑微的她根本没机会接触里面的拳手，之后又发生了很多的事...

直到怀了男人的孩子。

这个梦在十八岁之后就会隔三差五的出现，不过里面的事就连感情都会被清晰的带进来，然后映照进现实。

一直相信梦中的男人会出现，但是自己身处的是封闭的领地怎么能遇见呢？后来从家里逃了出来，什么圣不圣女的当了有什么用，还很无聊。

直到五年前在冰原大战中见到了那个男人，第一眼望去就确定这就是那个人没错，梦中的幻影照进现实，但是男人一点也不记得自己，后来打听到他是来自圣殿，于是以圣殿弟子的身份等他到来。

虽然感情已经真实但是希望是男人来找回自己，而不是自己去厚着脸皮再去倒贴，何况倒贴人家会要吗？两年前男人来到圣殿，但是他的粗鲁和野蛮与幻想中的人一点也不一样，之后自己明明给过他机会但是就不追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感情就该死了。

余下的两年就是好好享受自己三十岁之前的生活，在那之后恐怕再也没有这个机会。

今晚就是最后时刻，天亮之后就要踏上回家的路程，让虽有的情都埋葬，自己重新做回十八岁时丢弃的圣女身份。

慢慢摩擦着手中的花壳，原本幻想着可以将这一半送个梦中情人但是现在看来不过是年少时的美好，现在也该长大了。

华心诗忧愁的摸着花壳看着圣殿的雪景，还有半多时辰...

突然，原本暗淡的花壳亮了紫红色的韵光，难以置信袭上心头，这怎么可能！

将花壳向四周试探起身冲出。

两个手中拿着花壳的人在向对方奔去，正巧了的合月峰是在内门区域的最边上，奇兰峰是在外门区域的最里测。

不过雷亚没有灵气速度大幅度降低，将近半个时辰后雪地中穿了一阵急刷刷的踩雪声，在一座中年常绿的山峰地下两个人手中的花壳亮起来的光芒达到最盛，在一处山石的拐口两人同时出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地方手中握着的花壳然后就是对方的面容。

天空中太阳升起，这里正好处在山峰的向阳面，在初阳的照射下两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对方手中拿着的花壳都难以置信，这是缘分的玩笑？还是一切的命中注定？

雷亚率先开口：“华师姐。”

华心诗立刻问：“你手中的花壳是在哪得到的？”

“在逃出一个地方的时候拿到的钥匙，钥匙没有这个我就没法出来了。”

“你去过领地了？”

“昂？”这话让雷亚心中一颤，现在终于想起来为什么会对她头上的簪子有熟悉的吐槽了，因为自己在自然女神领地第一眼看到的窗花就是卿玉翡。

“师姐你是自然女神领地的人？”

“把我的灵犀花壳还我，你不配拥有它。”

有些感情就要当断则断，在给了一次机会但是他没抓住时就已经了，什么梦中情人全是骗人的，刚才因为花壳产生的激动强行平复下来，既然已经决定消散那就没必要再次挽留。

“师姐，花壳可以给你，但是你能不能回答一下咱么第一次见面时我问的问题。咱们是不是在一个车水马龙、人群涌动的环境中见过？”

两人站在山峰前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对峙，仿佛下一秒就要开打，华心诗迟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雷亚就这样静静等待，知道她的眼神变得坚定而又凶恶。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灵犀花壳本来就是我的，既然你不给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身上的气势轻微爆发起身冲向雷亚，手中的攻击蓄势待发，但是雷亚站在原地并没有闪躲的意思。

华心诗心中发狠。

想骗我，没那么容易，就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拳头更加凝力几分冲向雷亚，知道那一拳头蹭到雷亚的衣服时对方还是没有半点动作甚至连灵气波动都没有，这一瞬间华心诗心中突然生悔，急忙收缩打出去的力道，但是就这不到五毫米的距离能收多少。

一拳到肉的闷响传出，雷亚应声倒飞出去，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出洒在半空，身体倒撞到树上。

华心诗呆在原地，她是真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真的结结实实的站在那里挨自己一拳。

趴在地上的雷亚强行撑着自己的身体缓慢的爬起来，虚弱地说：“师姐你还真舍得下手啊。”

华心诗立刻转过身去，她不想看到对方的惨样，怕潜意识中那股情感突然出来作怪让自己下定的决心动摇。

“既然你不想给那就送给你了，反正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起身离开。

‘再也见不到直击’雷亚的心口，这如同梦中的结果，不追上就要永远这么下去，大吼而出：“师姐你要去哪里？”

但是林中没有声音。

同时身体也因为也因为这声大吼再次产生剧烈的疼痛，急忙盘膝静坐调整状态，同时思考着接下里要怎么做。